



诺贝尔 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广西民族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卷三

覃建臣 等缩写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22印张 472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ISBN7—5363—0330—0/I·75

定价：（全套）37.15元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缩写本

编委名单

莫 非 苏长仙 冯 艺

马汉彦 梁发源 潘荣才

胡树琨 徐治平 彭 洋

覃建臣 黄可钊

目 录

卡尔·杰洛拉普（丹麦，1917年获奖）……………（ 1 ）

得奖评语……………（ 1 ）

明娜……………（ 3 ）

杰洛拉普作品年表……………（ 44 ）

亨利克·庞陀彼丹（丹麦，1917年获奖）……………（ 47 ）

得奖评语……………（ 47 ）

乐土……………（ 49 ）

庞陀彼丹作品年表……………（ 89 ）

卡尔·史比德勒（瑞士，1919年获奖）……………（ 91 ）

得奖评语……………（ 91 ）

颁奖辞……………（ 92 ）

梦中佳人——伊玛果……………（ 95 ）

奥林帕斯之春……………（122）

史比德勒作品年表……………（140）

诺特·哈姆生（挪威，1920年获奖）……（142）

 得奖评语……（142）

 颁奖辞……（143）

 致答辞……（147）

 土地的成长……（149）

 哈姆生作品年表……（206）

安娜托尔·法朗士（法国，1921年获奖）……（210）

 得奖评语……（210）

 颁奖辞……（211）

 致答辞……（214）

 天神们口渴了……（216）

 法朗士作品年表……（300）

哈辛托·贝纳勉特（西班牙，1922年获奖）……（304）

 得奖评语……（304）

 颁奖辞……（305）

 利害牵制……（308）

 贝纳勉特作品年表……（348）

威廉·巴特勒·叶慈（爱尔兰，1923年获奖）……（352）

 得奖评语……（352）

颁奖辞·····	(353)
致答辞·····	(356)
叶慈诗选·····	(358)
叶慈作品年表·····	(397)

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波兰,1924年获奖)···(402)

得奖评语·····	(402)
雷蒙特和《农夫们》·····	(404)
农夫们·····	(407)
雷蒙特作品年表·····	(559)

乔治·肖伯纳(爱尔兰,1925年获奖)·····(561)

得奖评语·····	(561)
颁奖辞·····	(562)
圣女贞德·····	(566)
肖伯纳作品年表·····	(628)

葛莱西雅·德蕾达(意大利,1926年获奖)·····(631)

得奖评语·····	(631)
颁奖辞·····	(632)
母亲·····	(635)
德蕾达作品年表·····	(697)

一九一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卡尔·杰洛拉普（丹麦）
Karl Adolph Gjellerup

得奖评语：

“因为他多样而丰富的
诗作——它们蕴涵了高超的理
想。”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一九一七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没有举行。

明娜

卡尔·杰洛拉普 著

章建臣 缩写

噢！同他们生活，远不及忆念你甜蜜。

汤玛斯·摩尔

当我在我的朋友海拉德·芬格遗赠给我的心爱书籍中细读汤玛斯·摩尔的“爱尔兰诗歌”时，发现这句“微妙的题词”下面用铅笔重重画了黑线。因此，我认为，把他在伦敦去世前交托我的手稿，他爱情故事的回忆，标上这句题词是适当的。他的死，我悲喜参半地说，是在他失去他所爱的明娜没有几年之后。她给斯提芬逊的信提到，他的胸部不强健的隐忧，实际比他自己所设想的更非没有基础。而他医生所说，他心灵的伤——这是本段所述——为他业已忍受的病痛增添了燃料，或许可以相信。

卡尔·杰洛拉普

一九一二年八月于德勒斯登

卷 一

在工艺学院的这一学期过得十分疲倦。我住在“旧城”的一条小街上，虽然干净，却不很明畅。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我爬上著名的水沼台地，在淘尼阿芒咖啡屋廊外吃一杯冰淇淋，听河对岸的“温纳花园”音乐厅传来的断续音乐。就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我决定暑假到莱丹去。在那里租小屋子住。莱丹是个幽静、可爱的地方，给我留下一种田园诗般的印象。

几天后，坐渡船过了河，到了“上莱丹”。两家小旅舍剩下的都是最差的房间，索价又贵。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松林背后的乡村学校了。一位老师有两间房，但要一起租，我只好向他道了个歉，给了他无益的打扰，而他则安慰我，说可以在新盖的“别墅公寓”找到单间。

走近那别墅，看来非常漂亮，然而并不出租，最后在别墅后面的一栋房子找到了住处。

在俯瞰易北河的台地上的“朝臣”小吃了一顿之后，碰到了介绍我到别墅去的那位小学教师，他祝贺我找到了住处。我问他那别墅属于谁的，他告诉我属国王侍从房·齐德利兹。每年夏天当他不在波尼兹随侍国王的时候，就到这里过起隐退的生活。他们有个家庭女教师，是个好看的女孩，

跟他略有点亲戚关系。

一星期之后，我出发了。上船不久，下起了大雨。我坐在上甲板的梯子对面，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两个小孩也坐在那里。不一会，那个小一点的女孩开始哭了起来，那家庭女教师不得不放下正在看的书，哄起她来：“噢，羞哟，让这位我们不认得的先生看到你这样子。”那小女孩抽泣，吃食指，用不满的眼睛看我，我非常不自在，觉得自己碍事，但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她给我很有意思的一眼，很明显地告诉我，有我在这里陪伴，她是高兴的。我向她微笑一下以示明白，能这样简单的为我可爱的芳邻效力，是件愉快的事。

这时，我已发现她长得好看，甚至可说是美丽的。她的脸属方型，轮廓清楚，由于发、肤、眼睛都是褐色的，初看有点象南方人。但鼻子则是日耳曼的，短直、谦和，唇有一种不寻常的魅力，至于圆圆的小下巴和脸蛋的曲线，我则从未见过更秀美的。

那本小书开始引起我的好奇，我断定她的文学属可敬的一类；但书页突然被一阵风吹动，却显示出那是更为严肃的一类——是袖珍字典。这个发现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想象着生活的重担是如何迫使她不得不接受这任何凡人都难以合其条件的女家庭教师的工作，而或许一有空闲便立即抓住，用最快速、最枯燥的方式增加知识，生硬地吞下一剂字汇，这在她多荆棘的路上虽属苦涩，却也使她更坚强起来。

船到莱丹了，当我带着行李匆匆走向船尾时，却极为高兴地发现，那女教师已带着她的两个小学生通过船上的通道。在我未叫到脚夫之前，她们已消失在眼界之外了。

在莱丹，我处在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于是便想到去

散步。我越过榛树和山楂矮林，沿一条砾石小径走去。不久，我就站在一个小洞穴面前了。洞穴下安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石壁的中央刻着“苏菲安休息处。我忐忑不安地坐到一张椅子上，发现有一本《德—丹字典》。那用旧了的封面我略感熟悉。随着一阵脚步声，汽船上那美丽的女教师出现在我的眼前。到这里后，我一直忙着游览村野，以致没时间去想望恢复跟那女教师的短暂相识。此时我突然想起那小学教师曾说有一个清秀的女家教住在那漂亮的别墅中。她显然没料到有人在，不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我立刻站起，做了一连串的道歉和解释。她的眼光落在了那本字典上，我则由于慌乱而一直把它拿在手中转动。她的脸泛起一阵红晕。

“是你的书吧？”

“我就是来拿的。”

“请原谅我把它翻开了，因为我是丹麦人。”

“我相信，你在船上的第一句话我就听出来了。”

“我猜你认识不少丹麦人？”我问。

“认识几个，”她说，而突然她的快活神情不见了。

“这几个认识的人让你学起这么少用的一种语言来？”

“嗯，”她犹豫地回答，好象在考虑如何结束这场谈话似的。

“也许我可以帮点忙……”

“不用了，原先有人提过我可能会到丹麦去当家庭教师，但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十分惊异，正要把谈话继续下去，她却用一种有所保留的声音说：“如果你从这舒服的椅子上赶走，我会非常内疚。”

我正想说服她留下来，可她却含着泪，没等我把话说完便消失了。

被这出乎意料的相遇所困惑的我，没有挪动，只想守住她留下的影子，这影子，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现在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子。

这丹麦字典的巧合非常惊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征兆，总之是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而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我不大相信她说要到丹麦当家教的事，然而她又何必这样说呢？而且，为什么没有明显的理由竟会到垂泪的程度？

我直接去拜访那老师，他是她的亲戚。他告诉我她父亲是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一年前去世了。她母亲把房子分出来租给别人，她则教外国人德文、会话等，赚点家用。现在她一反惯例，接受了家教的职位，因为收入好。她曾跟一个丹麦画家在一起，人们以为他们会结婚，结果那画家却抛弃了她，到法国学画去了。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绪受到了骚扰。一方面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的猜疑成了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不喜欢这个插曲，尽管与我无关。我想到那本奇怪的字典，似乎是她心爱的东西，从不离身。当她学着那画家的乡音时，她是否就回忆起珍贵的往事？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我在一个小崖洞外驻足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山洞里有一条长凳，在不平的石岩上用油漆写着堂堂的名字：“吴坦休息处”。这名字，可是由过于天真的华格纳爱好者所写？或者由恶意的反华格纳者所写？当我不期然笑出声的时候，一个年轻清新的笑声与之相伴。原来是那可爱的教师——明娜，她坐在草地上，一只胳膊拄着岩

石，另一只手的前臂平放在裙兜里，手上拿着一束这一带盛产的花朵。于是，我们开始谈论起来，从华格纳到他的作品，又谈到浮士德。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安慰自己，或许不久就有机会再跟她相遇。然而一天接一天，我到处寻找，但一场徒然。

一天我在“朝臣”饭店吃饭时，意外地见到了我在德勒斯登认识的一对老夫妇——赫兹夫妇。介绍我认识他们的是他们的儿子，我的学长。赫兹是个书籍收藏家，但最使他热情沸腾的是名人的手稿原作。我同他们谈了一会，老人说：

“我们不该占用你的时间，尤其是在这有那么多供你们年轻的腿奔跑的地方。可是有个女士要来；如果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年轻人等她，会使我们非常快乐。”“认识她将不会使你后悔。”老妇人的最后这句话深有含意。突然，我又听她说到：“你可能已经遇到过她，因为从你告诉我的话，她一定是你的邻居，她现在做家庭教师。”

一阵寒流流过我的背脊，那一刻，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一种命定感。命运在左右一切。

我在路上等到了明娜，得知我受到赫兹夫妇的邀请，她快活地说：“好啊，终于有人要给我们介绍了。”她天真而带着询问之情地看着我，脸突然红了起来，眼睛转开，而这些，使我无以名状的满足。

我们在赫兹夫妇的眼中成了天生的一对。

一天，喝过咖啡后坐在凉亭中时，明娜拿给我一本笔记，要我帮她画多利斯柱头和爱奥尼亚柱头以及柱头线盘。当我在画的时候她被叫走了。风把笔记本的纸页吹开了，我发现了里面的散文和诗，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我看了起

来。“在一对本性和谐的年轻人之间，最能为愉快的谈话生色的，莫过于那女孩急于学习，而那青年愿意教导。这在她们之间产生深沉而欣悦的关系。她从他身上看出她精神存在的创造者，他则在她的身上看出他的造物，这造物的完美并非出于自然或偶然，或独自一人的意志，而是出自两人意志的联合，而这思想的交换是如此优美，以致从两人的交会中发出最强烈的热情——既能保持幸福又能导致不幸——而这是我们无需惊奇的。”

我思考着这段话，在我们的谈话中明娜常透露出一些艺术方面的知识，这是她不可能在中学或大学学到的，也不可能自修而来。再者，我很清楚我所猜疑的来处是谁。

雨后，明娜突然欢快起来，拿起一个灰色石勺去取水，我跟在她后面。迎面的风清纯而又新鲜，空气中满是健康的气息和花朵的芬芳。一条宽阔的彩虹出现在眼前。“看，这色彩！完全是蒲桑①！”她这话戳入我心底。天啊！这年轻的女子怎么会知道蒲桑，更何况可以随口引用他的色调！如果她说，“看起来很象画廓里蒲桑的画，”倒也没有什么，然而她说的却是，“完全是蒲桑！”这使我悖然而怒，我真想抓住她，喊道：“说，谁教你说这话的？你的本性灵魂不能产生这话，肯定是画家所为！”

她已独自跑下长石阶。是我的脸暴露出我的情绪，还是她因引用了别人的话而羞愧，我不得而知；但她从她的蒲桑逃避而去绝非偶然。

第二天，我们在小汉斯的带领下去踩石场。明娜向我

①Nicholas Poussin, 1594—1665, 法国画家。

讲述了她的过去。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可以说是黯然的，述说过去对于明娜是痛苦的回忆。临返回时，我产生了想吻她的不可抗拒的欲望。我们此时正在采野果，而这时，我们同时发现了一粒大如樱桃的浆果。我们俩头相撞了，在我又笑又揉头的时候，她却叼住了浆果，而就在此刻，我的唇紧紧地压在她的唇上，眼睛则进入她眼睛的深处。她的眼睛深处，含着落日最后的余晖。我们只有两唇相接，双手则仍趴在地上，当我正要拥住她的肩膀时，她却跳了起来，向小径奔下去。“明娜！”我温柔而又缺乏自信地叫道。她似乎没有听到。”“生我的气了？”她摇摇头，既不停步也不回头。然而她摇头的态度使我平静下来，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想打扰她，然而这一前一后的沉默前进却使我痛苦难当。当我们走近小山径时，她把脸转向我。“我现在要说再见。我们离家近了，你不要再跟我走。”

“为什么，这是怎么说？”

“不要吵我，这一次让我自己回去，这是我唯一向你要求的，因为我让了你，因为你……”

“不是，不论是什么，告诉我……”

“再见，再见！”

她半跑下小山径。我变得无以说明的哀伤。我站在原地，直到她的身影渐渐消失。